



市区景色 黄炳新摄

海南度假享天伦

“请到天涯海角来,这里四季春常在”。歌声里的海南美,美在它四季春暖花开、瓜果飘香;美在它具有当今国际旅游者所认可的五大要素:明媚的阳光、澄清的海水、柔软的沙滩、满目的绿色、清新的空气,海南环岛沿岸兼而有之;美在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笔下的美丽诗句,当年他因赋诗讥讽朝廷而被发配海南三年,离开海南岛时写下了著名的《六月二十日渡海》,诗云“九死南荒吾不悔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这是诗人当时心迹的真情流露:海南风光为他平生所见最美,即使死在海南也绝不后悔。

这些年,在海南拥有一套海景房,退休后去海南休闲度假,尽享天伦之乐,不知成为多少人的梦想。当然,这也曾是我的一个美丽梦想。

我和老伴都是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“50后”,今年虚岁均已六十又八。老伴是教师,我从部队转业后供职于一家企业集团。我们退休后,尽管还有儿孙的生活琐事牵绊着,但毕竟可支配时间多了。尤其是这些年我们的退休金年年见涨,我还有点儿股金分红。当手头有了一些闲钱,一度沉寂了的曾经梦想,便又开始在心里躁动起来。两年前,我和老伴就坠入了海南海景房那个美丽的梦幻里。

去岁初冬,我和老伴就带着放寒假的孙子从浦东直飞海南。并相约,待儿子儿媳放假后,我们全家就一起在海南过春节。

我们选购的虽是小户型,但毕竟是海景房。我们站在21层自家的阳台上,往直线距离不足600米的海边眺望,那浩瀚南海的柔波碧水、长达数千米的细沙银滩和繁盛茂密的绿宝石般椰林,一览无余,尽收眼底。闭上眼睛回味一番,须臾,恍若神游在梦中。

海南文昌与老家启东约有30分钟时差。初到海南,喜欢晨练的我一时还不太适应,几次拉开封闭阳台窗帘,但见外面仍是朦胧夜色。远处,清澜半岛栈道和逸龙湾海上图书馆栈桥景观观灯那忽隐忽现的灯火,在黎明时分的朦胧夜色背景下,倒也显得分外动人。

天渐渐放亮,小区里来自天南地北的候鸟型住户,三三两两地开始往海边走。一进入冬季,几乎天天如此。若是下着微雨,海滩上便多了一道伴随游人流动的七彩雨伞亮丽风景。

孙子总嚷嚷着要看南海日出。可是,当真第二天清晨要去海边看南海日出时,他却抱着小枕头恋床贪睡了。我便对老伴说:“我先走,你呆一会儿带他过来。”

清晨的高隆湾海滨数千米沙滩,由近及远,已有许多游人开始以各种方式运动了。还有在光滑的沙滩上练书法的,也有人支起了摄像机、单反相机三角架,摆好了抓拍南海日出瞬间的架势。更多的是拿着手机,边走边看日出前海上不断变化着的云

水光影。天光水色由暗而亮,由白亮而浅红,再金波点点,金光闪耀。当一缕被染红的云朵从清澜半岛前端凸出飘过,一轮血红的旭日便在南海涌动的海面上冉冉升起。并不见它有喷薄之势,倒是有点儿羞羞答答。她的羞涩似乎发发自肺腑:不好意思,让你们久等了!

海滩上,或水边,或椰林,我不停地跑动,以各种角度,将一幅幅南海日出瞬间摄入手机,并陆续发老伴微信,让她与孙子小睿分享。一个发送刚完成,老伴带着孙子小睿已到了我面前。

沐浴着海南温暖的阳光,小睿精神特别爽。他对这儿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、新鲜。伴随周而复始的潮起潮落,清晨的高隆湾沙滩,平坦细软又光滑。面对一组组珍珠般银灰色砂粒组成的蝴蝶状、风筝状或牡丹花瓣状的奇异图案,小睿挤进人群伸着小脑袋欲探究。有人解密说,或许这是某种小虫子夜间钻出来活动时留下的印迹。偶见光滑的沙滩上有一个个一元硬币大的洞穴,有人竟从中挖出了我们启东圆陀角亦有的那种鲜活小螯蟹。小睿为此牵着我的手,到处跑着找类似的洞穴。

下午四点多,阳光不很炽烈了。但见许多于海滩午休的游人依然躺在原始模样的茅草亭里悠悠哉哉。我和老伴带着小睿到海边踏浪、嬉水、拾贝。见有小伙伴在沙滩上挖沙堆山、筑城,他也堆筑起一座

名为“水晶城”的城堡,并挖了条直通大海的“引河”。面对上涨的潮水汹涌而来,“水晶城”将毁于一旦,小睿涨红了脸,拼命挖沙筑堤救城。但怎能挡得住来势汹汹的大海之潮?面对此情此景,小睿拿着彩色铁锹,开心地站在海水里,任爷爷奶奶为他拍照留影。

往回走,经一片椰林,发现有椰子卖。这里全是原生态椰汁,我们就悠悠然地坐于椰林下,捧着椰子喝椰汁,真够享受的。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,引来无数友人点赞。

有人说,不到三亚,等于没到海南。大年初二,我们这个老少三代五口之家,便早出晚归,乘坐环岛高铁,体验三亚自助一日游。游南山寺,那里有闻名遐迩的南海观音;去天涯海角,那是一道阳光、沙滩、蓝天、碧海和石刻等人文景观组成的“观光美食大拼盘”。我们在沙滩漫步中享受浪漫,在乘坐游艇劈波斩浪中与激情相拥。这一天,三亚的实际气温比预报28℃要高许多。我儿子白皙的皮肤被晒得几天后脱了一层,老伴的半边脸竟然半月后仍未消肿。但我们玩得开心啊!哦,什么叫天伦之乐?过去那一点工资,你敢想往那儿想吗?

当晚,我们回到高隆湾属于自己的海景房家里。我躺在床上浮想联翩,我想,我们能有今天这样惬意、舒心的生活,应该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陆汉洲

车辆变迁记

最近,一同事购了新车,另两位也蠢蠢欲动,正在计划之中。于是,围绕汽车有关的话题谈论自然多了些。我的车子旧了,也曾一时兴起说过更换,他们便也怂恿我早点换,而且劝说要换好一点的,显得有档次,有派头。

我笑笑。推脱嫌贵,不实惠。心想,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呢。可作为一个普通的工薪族,能开上十多万的车,已经很好知足。凡事从自己的实际出发,过度的虚荣讲排场,没有多少价值。

现在有了汽车,还想换更好的,这念头要是搁在二三十年前,根本不可想像,简直是异想天开。记得年轻时谈恋爱那阵子,我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:车身好多地方锈迹斑斑,刹车靠脚底板与前轮胎摩擦减速,右脚踏管如果不卷起,就有可能擦上链条上的油污——外侧的护罩早就没有了。骑着这样一辆车去三十里地外的女朋友家,一是相当费力,二又极不体面。当时的愿望,只要拥有一辆新自行车,就心满意足了。

考虑到岳父家路远,为了回娘家方便,结婚前我与女朋友两人多次合计,想在其他地方省点钱,买一辆当时很流行的“越野”牌小摩托,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。

婚后第三年底,自己积蓄了些钱,又借了点,终如愿以偿:凑满8400元“巨资”买了辆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摩托车——“幸福125”。其兴奋与幸福之感自不待言。以前,没有摩托车时,有些并非急需办理的事,能少走一趟就尽量不去,或托人代办以及用其他方式省掉;有了摩托车后,就方便多了,不仅自己办事勤快,还时常有人托办事务:或上街带些东西,或接送个人到哪里,等等不一而足。我很乐意代劳,并不嫌烦,充分享受着拥有摩托车的那份优越感。与自行车相比自然是既省力又省时,而且骑在车上风驰电掣般的感觉特别棒。于是,也比从前多跑了许多路。

若干年后买了汽车,虽然也兴奋了一阵子,但与当初拥有一台摩托车时的内心感受,还是不尽相同,幸福感却有所递减——尽管汽车的便捷、安全与舒适性等功能不言而喻,要远远胜于摩托车。

人的欲望是一步步递增的。物欲,权欲,其他一切的欲望大抵都如此。曹操举孝廉刚出道担任洛阳北部尉时,心想以后能做一个将军,就非常不错了。后来,群雄争霸,机遇来临,挟天子而令诸侯,终而一步步成为行君王之实的丞相,其地位与权势不知要高于他当初所做的将军之梦多少倍呢!

当然,圣贤智者大多淡泊物质,淡泊名利,更看重精神性的东西。比如,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:一簞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。这是圣贤,安贫乐道,以精神的富足抵御物质的清贫;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,在两千多年前的雅典集市上,看到琳琅满目的货品,感慨道,怎么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呀。那是智者,不为物所役。他说过,一无所需最像神,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。

这些圣哲的处世言行,自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,诚然不可低估其意义与价值。作为一个普通人,可能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。我们倒也不必视物欲为洪水猛兽,相反,适当的物欲追求,对于我们不但无可厚非,而且也有正面意义,可促进我们奋斗,改善我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环境。就像聪明的车夫,在拉车时,常常会挂一把青草在牲口前面,这把草,就是激发牲口劳动热情的动力之所在。

凡事有度,过犹不及。尤其对物质层面而言,过度的欲望膨胀,贪婪成性,可能会遭来诸多祸端。对于精神层面而言,追求不妨更多些,更强烈些,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。不过,生而为人,难免不受欲望的支配,但我们还是应该有所警醒,争做欲望的主人,少做欲望的奴仆。

在今天,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和改善的同时,我们更宜崇尚精神性需求,培养与发展自己更多的精神欲求,投入更多适合自己秉赋的精神性消费,度过一个充实、丰富、有意义的人生。

成群恨

我家四十年

四十年前,农历年底的某一天,太阳渐渐躲进山背后,错落的村庄,袅袅炊烟夹杂着徐徐降临的夜幕。我用过晚餐,骑上自行车,身披残留的霞光,直接到南阳镇供销社灰竹业开票窗口排队。

成家以来,依次出生的几个孩子,几乎挤破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一间穿风漏雨的半旧平房,目下,建造住房已成为我家迫切的头等大事,可是,要建住房谈何容易,古语云:上场搬到下场,需耗三年饭粮。橡椽屋架,砖瓦水泥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,在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肉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的年代,物质匮乏,市场萧条,要砌二间简易平房,堪比登天还难。

白天我有事上街,路过供销社灰竹业行门口,只见供销社新进一批树料子,我大喜过望,立即进去了解情况,工作人员告诉我,只遴选到110根免强能做椽子的料,明天出售,你越早越好,要是第二名没有你的份了,于是,我决定晚餐后就排队,甘受一整晚罪。

夜幕降临,寒意渐浓,冷月寒光陪伴我孤零一人站在夜色浓重的寒雾里,感到寂寞难耐。空气清冷,朔风凛冽,寒气透骨。我擦着清水鼻涕,一双球鞋一支烟,一身土布一顶车,强忍着寂寞的时光。时近10点已有十多人在我后面排着队,消息真是灵通,知道供销社新进一批数量不多的树料,急需树料的人半夜三更,离开暖烘烘的被窝,不辞辛苦,冒着瑟瑟寒风,抢着前来排队。

晨曦初临时,黑幕尚未彻底消失。我身后已排着长长的队伍。有的轻轻跺脚驱寒,有的边搓手边哈热气,我心里清楚,今天是僧多粥少,想买椽子的人除我之外都得落空。好不容易挨到7点,售票员来上班了,打开窗门,一个女人的声音:“谁是第一个?”我连忙回答道:“我是第一个,我要110根最粗的椽子料。”结果以每支6角5分的价付了款。我刚离开,只听我身后这人也要80根。开票员说只有110根,已全部卖完。那人大失所望,目瞪口呆,怔怔地站在那里。结果,50多人的长队,在凛冽的寒夜里,白白地煎熬了大半夜一哄而散,只剩五六位买细树条子的人。

为建房,我省吃俭用,宵衣旰食,整整

准备了一年多时间,找了多少人,说尽多少好话,赔上多少笑脸,终于,举一屁股的债,换来了两间简易平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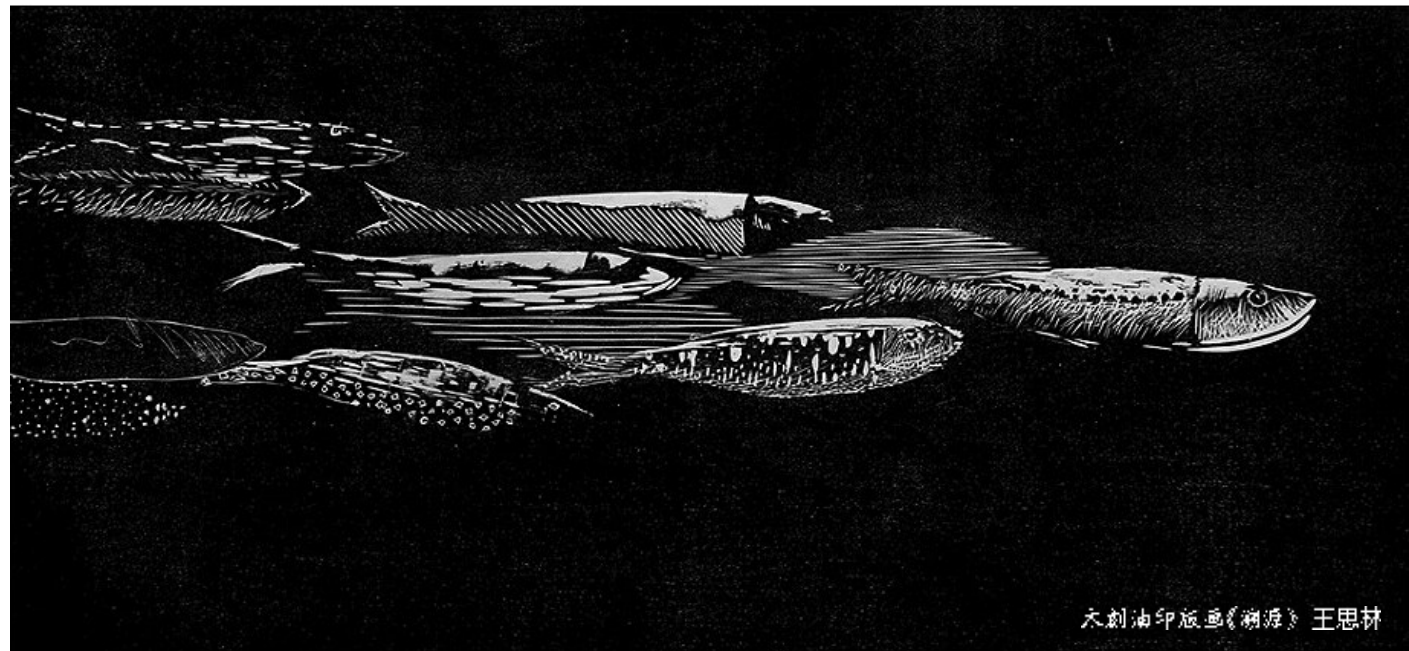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遍大江南北,我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于是,我凭借这股暖流,凭所学一门敲白铁手艺,离开家乡那口井,闯荡江湖,在外打拼,有成功的喜悦,亦有失败的迷茫,流了几多汗水和泪水,苦心志,劳筋骨,饿肚皮也在所不惜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我终于跻身于本市首批万元户行列。1985年,一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。2008年南通市电视台记者王雨涓,为寻访首批万元户采访了我,她说:“这幅楼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,将近30年了,仍鹤立鸡群”。

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,亲朋好友也多了起来,“贫居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”,一向习惯于门前冷落车马稀,现在却成了门庭若市笑声酬。逢年过节餐桌也变

得丰盛了,现在真正尝到了不愁吃、不愁穿的好滋味。

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某些往事,不禁心酸,泪水往往在眼眶里打转。平时粗茶淡饭能顾上八张嘴已经很不错了,哪敢奢望鱼肉荤腥,但每逢祖先周年忌日,再穷也得买半斤八两猪肉,作供品之用。那天祭祀结束,妻子端着一碗红烧肉走近餐桌,给每个孩子夹上一块红烧肉后,便将剩余的肉端走,待下顿用餐再分配。此时,有一位孩子忍不住对母亲说:“娘,肉我就不不要了,哪怕弄点肉汁让我拌饭。”可怜的哀求声,尖刀般刺痛我的心,我自责着,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。

砌房时负的债,一拖十来年,改革开放后才还清。有一副对联,与我当年的生活窘境很贴切,上联:拆旧衣,补破衣,拆衣补衣衣补衣;下联:借新债,还旧债,借债还债债还债。横批:举债过年。小时候,每逢过年,母亲常有一句口头禅挂在嘴边:“啥叫过



大刻油印版画《溯源》王思林